右宋景文公用諸本校證凡所是正悉附句末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司馬遷傳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爲陰故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也吕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費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此爲火正是也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師古曰失其所守之職也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禍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晉中軍隨會奔秦魏○宋祁曰浙本此句無司馬氏三字如淳曰左氏傳晉爲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歸

而還時也師古曰舁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爲邑封畢萬矣既非列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而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爲秦所滅號爲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多散或在衞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衞者相中山張晏曰司馬喜爲中山相在趙者以傳劒論顯服虔曰世善劒也師古曰劒論劒術之論也論音來頓反蒯聵其後也如淳曰蒯苦怪反聵五怪反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當先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師古曰錯音千各反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按因而守之蘇林曰錯爲郡守錯孫蘄師古曰蘄音祈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爲夏陽蘄與武安君院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王時趙括爲將還而與之俱

賜死杜郵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師古曰郵音尤葬於華池晉灼曰池名也在鄜縣師古曰晉說非也華池在左馮翊界近夏陽非鄜縣蘄孫昌爲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孫印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項籍傳曰趙將司馬卬是知爲武臣之將也○劉攽曰此言當始皇時爲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師古曰項羽封卬爲殷王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毋懌師古曰懌弋赤反毋懌爲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亭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衞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爲正師古曰

談爲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爲公如說非也○劉攽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諸侯國其位上士皆在諸侯之卿上秦亦有之故漢儀注所謂太史公在丞相上謂此也衛宏所說亦不可謂之全非○宋祁曰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有此言邪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古曰即律歷志所云方士唐都者受易於楊何師古曰何字叔元菑川人見儒林傳習道論於黃子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詩師古曰詩惑也各習師法惑於所見故言愍布內反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本無曰字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張晏曰大傳謂易繫辭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

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述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耳其端緒耳直猶但也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師古曰拘曲礙也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易變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師古曰言難盡用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

萬物師古曰贍字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摠取也音千括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字與逸同至於大道之要主健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關楗嚴君平曰折關破楗使無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二義並通楗其偃反羨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如淳曰不尚賢絶聖棄知也晉太素反本歸真則理得矣晉灼曰黜聰棄明循汝海內鈞也師古曰黜發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交敝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師古曰蚤古早字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也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失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師古曰經常法非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究盡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師古曰茅茨茅屋蓋曰茨音

茨以茅覆屋也棤柞木也茨音疾資反棤音采又音采飯土簋歠土刑師古曰簋所以盛飯也刑音疾資反又音采又音采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飯扶晚反簋音軌歠尺悅反糲粢之食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爲糲音粹師古曰食飯也粢音咨○宋祁曰景本糲作糲注同越本糲音賴藜藿之羹師古曰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宋祁曰越本共作法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宋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人家家皆得足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扶問反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師古曰剸讀與專同又音章兗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失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師古曰無爲者守靜一也無不爲者功利大也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與謀也舍廢也故曰聖人不

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以爲教但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欵服虔曰欵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當也充也音竹仲反欵言不聽姦迹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師古曰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元氣之貌也混音胡本反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反還也凡人所生者神也○宋祁曰浙本所字下有以字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

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爲長也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河河從其中下流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在司馬相如傳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牂柯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汶音問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嶧音釋阨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反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

南略邛筰昆明（師古曰筰才各反）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師古曰與讀曰豫）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維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子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子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師古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師古曰召讀曰邵）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師古曰爰曰也發語辭也一曰爰於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子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至于太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如淳曰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此說非也紬謂綴集之音直鏐與廣同）五年

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爲太史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時述史記也十一月甲子朝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張晏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勾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因此而作師古曰張說是矣大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攘古讓字當已述成先人之業何敢自謙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服虔曰仲舒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

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謂得失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師古曰時諸侯僭侈大夫擅權故貶討之也貶退也討治也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師古曰與讀曰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爲長也讀如本字一曰長謂崇長之也音竹兩反下皆類此○宋祁曰浮化本作長於變化子准書記等語不當有化字傳者見注中有化字誤足之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

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師古曰道言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言減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何乃忽言減乎學者又爲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爲春秋乎）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並在劉向傳）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故易曰差以毫釐繆以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者也）故

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師古曰易坤卦文言之辭）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經常也）爲人君父者（宋祁曰浙本無者字）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猶被也）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以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敢辭弒君之罪）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師古曰爲臣下所干犯也）臣

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垂空文以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決之於禮義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遜也否否不通也師古曰唯弋癸反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虙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虙讀與伏同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古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劉攽曰言於穆清遂不成文理穆清天也澤流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止也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言也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師古曰勤也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脩之也墮音火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

事蹟秦所其世傳。宋祁曰本無世字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譏矣今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本陵之禍幽於纍紲師古曰纍係也紲長繩也纍音力追反紲音先列反而嘿然而歎曰是余之辜。師古曰嘿然歎息皃也音丘位反。宋祁曰浙本辜字下有也字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師古曰隱憂也惟思也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作史記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序事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張說是也自黃帝始師古曰遷之書亦衆篇各別有辭班氏以其文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單目盡於六十九至惟漢繼五帝末流之後乃言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或於目中加云敘傳第七十此大妄矣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

司馬遷

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年表第四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

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

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得五人所生遷謂同母者爲一宗故云五宗也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子閭反孫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田

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蒯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蒯成侯周緤也蒯音普肯反又音陪）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

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

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
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
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
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
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
亂（如淳曰玉版刻玉版書為文字也）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
書往往間出（師古曰彬彬二文章皃）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
而貫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
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

職（師古曰纂讀與撰同。宋祁曰纂當作篹）曰於戲（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嗚古字或作烏虖今字或作烏呼音義皆同耳而俗之讀者隨字而別又曲為解釋云有古凶美惡之殊是不通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尚書不可一二偏舉之）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
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師古曰欽敬也）罔
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
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兹
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
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差殊異代則難以明辨故作表也）禮樂損益律歷改易
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
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

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三王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師古曰俶儻大節也俶吐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棣謂裒下壞棣李奇曰藝六藝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藝古藝字○宋祁曰越本補字下有闕字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臧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臧於山者備亡失也其副貳本乃留京師也以俟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俟古俟字遷之自敘云爾師古曰自此以前皆其自敘之辭也自此以後乃班氏作傳語耳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

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劉奉世曰兵書蓋當時有爾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者言舊交也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至誠也音狠若望僕不相師用師古曰望怨也而流俗人之言師古曰謂隨俗人之言而流後其志僕非敢如是也雖欲自托於賢士大夫之間固已虧損節矣亦使天下之人觀其行事之成敗豈可以一言辭盡哉且負下未易居衆人所聚也僕雖罷駑嘗竊聞長者之遺風矣師古曰罷讀曰疲○宋祁曰越本罷作疲下同長者下當有之字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師古曰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諺曰誰爲

爲之執今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已者設欲修名節立言行誰可爲作之又今誰聽之上爲音于僞反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又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足復爲鼓琴耳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說己容師古曰說讀曰悅○宋祁曰浙本容字下有也字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汚也書辭宴晏師古曰宜晏吾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又追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所供職也孟說是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盡愚意文穎曰卒言急也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閒隙也卒音千忽反○宋祁曰越本注文文穎曰卒言倉卒與此不同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拘於陰暗之獄仰視青天俯見地厚伏惟陛下幸哀憐之師古曰不測謂深也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欲使其愁以度己也師古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淳曰遷時從上在圂簿中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自列之愚心而使天下見僕虧大節隳先人之名僕雖怯懦欲苟活亂俗之處推此言之固自知處重地之不得已也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淳曰遷時從上在圂簿中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中間父不見報也請略陳固陋閑茸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間父不報也○宋祁曰浙本不字上有父字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師古曰符信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宋祁曰浙本列字上有而字故禍莫憯於欲

利師古曰楷亦痛也音千敢反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恥也音垢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宋祁曰越本無世字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秦嬖人也服虔曰趙良賢者同子參秉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瞿父同諱故曰同子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宮○宋祁曰浙本事字下有有字豈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師古曰慷音口朗反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言待從天子之車輿所以自惟師古曰惟思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師古曰效致也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師古曰搴拔也拔取敵人之旗也搴音蹇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此下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嚮者昔時也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師古曰闒茸猥賤也闒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楚也闒吐合反茸人勇反而欲仰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仰讀曰卬卬信也讀曰伸列陳也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師古曰羞羞辱也嗟

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宋祁曰越本尚何言哉無複句余按太史公語多重複此自一體不可削也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周密也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有所造不暇修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未論造書也如說失之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意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蓄積也師古曰蓄讀曰畜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講合會之孽謂爲生其罪釁也師古曰媒如媒鴆之媒孽如麴孽之孽也齊人謂麴餅爲媒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顧虎口橫挑彊胡李奇曰挑音誂師古曰音徒了反卬億萬之師師古曰卬讀曰仰漢軍北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劉奉曲曰匈奴東高攻之故曰仰也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

殺過當師古曰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傷不給師古曰給猶供也裒之君長咸震怖悉徵左右賢王擊引弓之民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孟康曰沫音頮李奇曰拳音弩弓也師古曰冒犯也首嚮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未拳音丘權反又音卷冒音莫北反首音式救反讀者乃以拳擊之拳大謬矣拳則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見主上慘悽憫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其當破敗之罪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厓眦音才賜反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也音才汝反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忠謹之

兒劉向傳作倦倦字音義同耳列陳也 因爲誣上卒從吏議 師古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盡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 孟康曰家世爲將有名聲陵降而隤之也師古曰隤墜也音頹而僕又茸以蠶室 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蠶室乃腐刑新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劉奉世曰茸讀如關茸之茸 重爲天下觀笑 師古曰觀視之而笑也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

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異 師古曰螻螻蛄也螘蚍蜉也皆蟲之微小者螻音婁 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 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 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師古曰趨趣嚮也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 師古曰箠杖也音止蘂反 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 師古曰嬰繞也剔音吐計反 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 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

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師古曰穽掘地以陷獸也音才性反）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師古曰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罰之圜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師古曰槍音千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鐫顏（師古曰鐫音其兩反）且西伯（師古曰說在刑法志）拘牖里（師古曰高祖爲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謁即見囚執械謂桎梏之）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讀曰嚮）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師古曰伯讀曰霸）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而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念親戚妻子）而有不得已也今

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閒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宋祁曰越本勉作免非僕雖怯懦欲苟活師古曰苟冀免也音人阮反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溝瀆縲紲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累音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皆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言臧獲皆為人所獲敵所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是也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

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宋祁曰左丘當作左丘明疑脫明字孫子臏腳兵法脩列文穎曰孫子與龐涓俱學而為龐消所斷足師古曰臏音頻忍反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令將來之人見己志也及如左丘明無目。宋祁曰越本無明字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師古曰見胡電反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

其成敗（師古曰猪計也）興壞之理凡百二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上流多謗議（宋祁曰上流上字景本越本並作下）僕以口語遇蒙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

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師古曰沈讀曰沉）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師古曰指意也）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琢刻也音竹角反）曼辭以自解（如淳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祇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其書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官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宋祁曰越本無至字）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

氏篹之（師古曰篹與撰同）上繼唐堯下訖秦繆虞夏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宋祁曰舊本以字上有是字）又篹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宋祁曰注文當云與秦爲七國）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師古曰摭拾也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踈略或有抵梧（如淳曰梧讀曰迕相觸迕也師古曰抵觸也梧相支拄不安也梧音悟）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師古曰頗普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劉說是也俚音里）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

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蒼伯之倫師古曰蒼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是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右宋景文公以諸本參校凡有是正並附古注之末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